

为了真正认识中华文化这一独特的系统，除了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目前尤其需要脚踏实地的实

神秘的萨满世界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中国原始文化根基



证研究。只有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深入考察与思考，中华文化的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

上海三联书店

乌丙安著

神秘的萨满世界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中国原始文化根基

上海三联书店

乌丙安著

责任编辑 杨晓敏

封面设计 陆震伟

神秘的萨满世界
——中国原始文化根基

乌丙安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三联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插页：3 字数：218000
印数：1—4500

ISBN 7-5426-0252-7/G·41

定价：7.20元

出版说明

我们构想中华本土文化丛书，是在两年之前。这期间经过北京和上海许多朋友的努力，使这套丛书从构想变为现实。在第一辑终于出版面世的时候，我们要向他们致谢。尤其特别要感谢的是北京的韩金英女士，在这一辑从选题到发稿的过程中，她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如果没有她的热情和实干，这套丛书的构想不会这么快地实现。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这一辑所选题目多为原始信仰及民俗，今后当扩大选题范围，从更广泛的领域探究本土文化的各个侧面。我们热忱希望学者们给予指导，给予支持，热望着有更多的实证研究的著作加入本丛书的行列。



作者简介

乌丙安，男，1929年11月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蒙古族，现任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故事学会副会长，同时任中国神话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辽宁省民俗学会理事长，内蒙古民俗学会名誉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及国际民间文艺研究协会（ISFNR）会员。1955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从师钟敬文教授。自1955年9月以来，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教学和研究，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83年2月晋升为教授。1985年以后多次应邀到日本、西德作有关中国萨满教专题的讲学。几十年来，先后发表了39篇学术论文，其中《论中国风物传说圈》一文曾获全国民间文学首届“银河奖”一等奖；“灰姑娘”故事在中国》一文发表在墨西哥《至上报》A版；《论达斡尔族的多神信仰》一文以英文本在西德RADER VERLAG出版社出版。这期间，出版的专著有《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等。还主编了《中国风俗辞典》和《中国民俗百科丛书》等。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总序

乌丙安

近几年展开的传统文化大讨论，已经形成了一种热力运动，由于各种真知灼见的不断增加，使得这场讨论本身更有意义和更加有生命力了。这很像是一支有鲜明主题旋律的多声部大合唱组曲的精采演出，越唱越雄壮有力了。但是，在这组曲中却少了民间的山歌野曲，多了些庙堂的清音雅乐。当我们赞颂广大人民的历史主体意识已经觉醒时，却往往对这主体意识觉醒前的沉睡缺乏全面的思索；习惯于对传统的上层精英文化给予较多瞩目，相对说来对民间文化领域却很少眷顾。这也许是人们追求高文化鄙弃野蛮愚昧的“下层”文化的积习所致，因为在那种“下层”文化里确实还沉淀着厚厚的原始文化积层。虽然我们无法证明全世界的民间文化都是如此，但是，我们确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至少在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化确实如此。

然而，中华的振兴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并不以学术界对哪些文化感兴趣为转移，它必将促使当代思想文化界对代表56个民族10亿人民的民间文化作出认真的探索。这套《中华本土文化丛书》将用大量调查研究的科学成果对民间文化的深层领域进行探索，通过考察实证揭示中华大地上“活化石”和“活古代”的诸文化相，从而回答传统文化中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

问题。

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理解，我们就不能仅仅以上层文化为标准进行诠释和论争，因为在民间文化中还存着许多不同的标准，并通过它们的文化模式和类型显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清楚地表明它是一个多民族、多社会结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的关系常常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很大的分异，很难用同一的概念和模式加以简单地归纳。因此，对于民间文化的调查与实证研究将以比较直接的形式帮助人们去寻求民间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位置。

对于民间文化的探索，只靠翻阅历代文化典籍和野史笔记去了解，不仅远远不够，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历代典籍的编著者对民间文化多有偏见，常常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困难，造成错觉，甚至引导出谬误的结论。

民间文化的根基在民间，它有自身的活动轨迹和传承路线，它在世世代代的发展和变异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和丰富多采的文化模式和规范。绝大多数民间文化事象几乎从不见经传，它们只贮存在人民生活的底层，展现在田野山乡。因此，对民间文化的探索只能采取调查实证的研究方法，别无他路。《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的编者和作者，正是努力这样做的。

希望这套丛书能引起思想文化界及广大读者的兴趣，并参加到向民间文化的深层求证的研究行列中来，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真反思中，共同努力探寻出一条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未来的道路。

1988年5月15日

小引：萨满世界纵横

沿着北纬 40° 线，从东到西鸟瞰北中国 30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就会饱览那里表层文化植被的活古代；就会探测到文化积层中的活化石；就会寻觅到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那里留下的蠕动痕迹。就是在那一片片万千神灵之乡的山林中和草原上，展现出一个神秘的萨满世界。

一种被文明人称作“自然宗教”或“原始宗教”的信仰古俗，就在这块约占全中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上，代代传承，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世纪了。

自然宗教的原初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传播这种意识的先民们，还没有能力创造文字把这块大地上风行的信仰活动记录下来；于是，我们只好求助于古代汉文典籍。在那里，我们发现距今 2100 年前的公元前 2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就已经用文字对萨满世界的一个侧面做了简介。他在《史记·匈奴列传》中首次将古民族匈奴在平时和战时祭天地、拜日月、祈鬼神的简况公诸于世。

事隔约 400 年，晋人陈寿撰写了《三国志》，他在第三十卷中又略述了北方古族乌桓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的事。

又过了大约 150 年，南朝宋国的范晔在《后汉书》最后一卷

的民族卷中，记叙了萨满教例行的葬礼，对如何将死者衣物与爱犬、爱马焚烧，随主人同葬的仪礼及萨满举行跳神歌舞的情景做了描绘。

公元7世纪中叶，唐代魏征主编的《隋书》民族异域卷中，又记载了北方古族契丹人为老人举行风葬的仪式，描述了怎样在山间树上悬置死者尸体、3年后火葬、洒祭酒、祝祷词，恳请祖先帮助多捕获猎物的生动情景。

这些古史的记述为北方古代民族的萨满文化保留了最古久、最珍贵的资料。但是，在这些文字记载中，却始终没有提到“萨满”，这种北方民族原始巫覡的称号。

在公元6世纪中叶的《魏书》和7世纪30年代的《周书》中，编撰者先后都提到了北方突厥族由“女巫”主持的祭天仪式。同时，前者还生动地叙述了地震时如何叫天射天再搬迁，第二年秋由“女巫”主祭，重回原地的情景。这种古俗在近代蒙古萨满的“通天巫”（“幻顿”）叫天骂天再祭天的活动中得到印证。但是，这里的女巫被北方民族称作什么？并没有说明。

13世纪初，北方女真人萨满教传入中原。南宋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才第一次公开传播了北方女真族萨满教女巫的消息。他明确写道：“珊蛮者，女真语巫姬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这里所说的“珊蛮”正是萨满，是女真人女巫的名称。当时，宋、金对峙而战，在女真人和汉人的民族战争中，南侵的女真族把萨满教带入了中原，萨满为汉族所知。以后的蒙古帝国和后金政权的继承者清皇朝，又先后两度，历经360余年，把萨满教展现到北纬40°以南。神秘的萨满世界从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奇异的基地，发挥着它难以估量的深刻影响。

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

特·伊斯布兰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了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中国旅行记中，第一次把满族的“萨满”介绍到全世界。^[1]从此，国际上才知道了，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由“shaman”主宰的神秘世界，并把那个世界里的原始崇拜和信仰称之为“shamanism”。于是这个词便成了至今国际上通用的专有名词，我国意译为“萨满教”。

萨满世界真正为国际上所知，还是近代的事。许多俄罗斯学者从北面的西伯利亚打开了萨满世界的大门，少数日本学者进入我国东北的满族、蒙古族栖居地窥察了萨满世界的一些神秘的窗口，国际范围的萨满教研究从此全面崛起。然而，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世界并没有真正地全面地向全球开放，甚至就连深入到这块国土上的汉族人，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难以理解它的奥秘。

然而，中国北方的萨满教却以它的深厚根基不顾一切地传播着、发展着、变异着，顽强地和后来的世界性宗教抗衡着，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继续存活着，直至今日。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中，萨满教和中国各地的巫术信仰汇合成流，在民间形成难以估计的精神力量。如果以为萨满教已经消亡或即将消亡，恐怕言之过早。因为萨满文化生命力的影响根深蒂固，很难用现代思考去理解它的过去和未来；因为萨满世界不仅在这广大国土上刻下了遗痕，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就深潜在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的头脑中。何况，萨满教并不是中国北方独有的信仰活动，它几乎遍及北亚、北欧、南北非和南北美及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民族中，分布很广。所以，它的消亡仍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北方山林的神树上挂着供祭用的动物和它们的内脏；用

[1] 哈尔瓦：《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世界相》（芬兰文版）

杀牲取来的鲜血涂抹着巫师的衣裙和神鼓；用癫狂的鼓点叩击着众生的魂灵；人们祈求着控制狩猎的山神和支配游牧的畜群保护神……。这些在森林和草原上的祭祀就发生在前天和昨天。可是今天人们还在传讲着这些古俗；在山林中洒下祭酒；向家中西南方的神位虔诚地摆上供品；向灶火滴上黄油，投入片片鲜肉；那些从祖辈口中听来的支离破碎的祷词，照例从子孙辈口中吐出；求吉祈福、避凶驱邪仍然是这个世界中精神文化的主题。

暴怒的天神用雷电轰击着它宠爱的人们，狂风撕毁着林海中的帐幕和草原上的毡房，大火贪婪地吞噬了森林和林中的猎物，瘟神晃动着9颗头颅咀嚼着数以万计的畜群，痘疹神在孩子们的肌体上播种着天花，诱使小小的灵魂到另一个世界游荡；生者在林中悬架着死者的骸骨，用风葬引导离开躯体的亡灵到冥界接受不灭的永生。天灾与疾病折磨和威胁着在这里世代生息的人们；恐惧和无能为力，迫使这个世界的人们请神、求神、媚神，渴望救助并解脱由苦难而扭曲了的精神。时至今日，在这个世界里依旧有许多人靠祈求神的恩赐度过一生。现实的苦难浓缩到萨满信仰的苦难中，发出受害生灵痛苦的呼号。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创造了萨满文化的巨著，谱写了有神灵庇护保佑的英雄赞歌，发出了被压迫者对现实灾难的抗议，塑造了萨满世界里理想的英雄形象。在古老的神话、史诗、传说中，有造福人类的大英雄神，有和恶魔战斗取得胜利的勇士，有为氏族部落的生存与恶魔斗争的萨满和头领。长篇叙事诗里说唱残酷的血族复仇的奇异故事，里面布满了正义与邪恶两派对立的精灵。多少世纪以来，萨满世界的人们都在调动自己征服大自然的潜在能力，但是，却难以摆脱依赖神灵取胜的信仰观念的桎梏。萨满世界的全部斗争几乎都像萨满跳神一样，在神灵面前旋转、盘桓，颠颠扑扑。

萨满世界统治下的生灵，有许多民族。他们分布在从东起长白山，经蒙古高原西达天山南北的广阔疆土，栖息在从黑龙江、乌苏里江到冰川雪山下的塔里木河各流域的山谷和平原。

在古代，这里有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室韦、契丹、靺鞨、突厥，回鹘、吐谷浑，黠戛斯等族。现在，这里有原萨满信仰民族的后裔满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土族、裕固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塔尔族。现有人口约 1500 万。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自 11 世纪以来，先后信仰了伊斯兰教，使萨满教的传统习俗在民间与伊斯兰文化融合，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保留了较多的原始信仰遗俗。16 世纪，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格鲁派（黄教）传入蒙古西部，在草原上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传播，将萨满教迫于地下，但它以顽强的反抗在东部地区维持到现代。蒙古族、土族、部分裕固族和鄂温克族都受到喇嘛教的深刻影响。佛教、道教也渗透到满族的信仰生活中与萨满信仰融为一体，失去了原始信仰的自然特色。萨满教的传承在东蒙科尔沁草原，三江流域的赫哲族中，在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及部分锡伯族中得到了较完整的继承。他们为萨满教文化保存了丰富的珍贵遗产，对于中国北方古文化史的探究提供了最充分的可靠资料。

最近的调查证明，在这片广阔土地上，萨满教依然在活动着，火母在萨满祭坛前点燃的圣火，还在许多人的心灵中闪烁。萨满教文化中的许多璀璨的瑰宝，正以崭新的面貌进入现代文明的殿堂。愚昧中闪出的智慧，病态中现出的质朴与健康，野蛮中显露的勇武和粗犷，软弱与怯懦中蕴藏的某种力量，形成了萨满世界永远矛盾着的万花筒景象。

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去、现在和未来，如果不从这文化的

根基之一——萨满文化着眼下手，恐怕很难得出正确的完美的结论。

只要对北方萨满教稍加考察，立即会感到，用现代宗教观来衡量萨满教，它其实不过是近似宗教的一种独特的信仰活动和现象，或者可以叫做自然民族的自然信仰。它表现出许多与人为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特征：

第一，萨满信仰从来没有形成自身的固定的信仰组织。这种信仰从母系氏族部落到父系氏族，继而向大家族发展，一直是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几乎都是全民族自发传承的。它从来没有分化成任何信仰机构，它的全民自发性也不需要任何这样的组织形式。

第二，萨满信仰是多神的泛灵的信仰，尽管在晚些时候它也信仰天神，但终究还是以大自然崇拜为主体。甚至在实际生活中众神、诸灵都处于相对平等均衡的位置。它没有像一神教那样只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它以万物万灵的观念，膜拜所有人们认为的大小神灵，求助的对象是众神，而不是一神或众神之父。

第三，萨满信仰是一种自发传承观念，从来没有支配这种信仰的绝对权威。萨满教并没有创教祖师和教主，它源于远古的原始思维，是人类祖先集体自发创造的一种文化。从它的活动中找不到任何个人创始立教的痕迹。近代蒙古萨满极力从传说中寻找祖师和经文，完全是为了与喇嘛教抗争，企图以有立教始祖、有经文的正统古教身分取得活动的合法地位。事实上，萨满信仰永远也不可能在广泛的自然状态中产生和造就出一个教祖来。

第四，萨满信仰始终也没能建立起自身完整的伦理的和哲学的体系。它以其自发性形成的生动活泼的多样、多重特点，呈

现出十分芜杂和异常具体的零散状态。一切自然状态的信仰和一切充满神秘色彩的巫术，一切出自癫狂之口的即兴神歌和祷词，都是没有经典系统的信仰依据。

第五，萨满信仰没有形成自身固定的聚集活动场所。它不需要教堂和寺院，它与日常的生产生活相互依存，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信仰活动。因为认为神灵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萨满信仰的大小活动就必须时时处处举行。

在这些信仰特征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萨满。他们把所有类似宗教职能的特点都融于己身，既是天神的代言人，又是精灵的替身；既代表人们许下心愿，又为人们排忧解难。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人们中的一员，并不完全脱离生产。他们在萨满世界中是人又是神，是他们在放任癫狂的情绪下，用萨满巫术支配着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

萨满世界像谜一样神秘，但是，是谜就总有一天会被解开的。

目 录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总序·····	乌丙安 1
小引：萨满世界纵横·····	1
一 萨满教的大自然界·····	1
(一) 天和地·····	1
天地多层(1) 大地飘浮(4) 天的支柱(8) 天地崇拜(10)	
(二) 日、月、星·····	19
一个太阳和几个太阳(19) 一个月亮和几个月亮(21)	
众星与银河(23) 三辰信仰(28)	
(三) 雷、风、火·····	29
雷与雷祭(29) 风与风灵(38) 火与火祭、火母(40)	
(四) 山、林、水·····	56
山与山神(56) 树与林神(60) 水与水灵(64)	
二 萨满教的动物世界·····	69
(一) 神圣的动物家族·····	69
虎神崇拜(71) 熊神崇拜(74) 鹰鸢崇拜(88)	
(二) 神 兽·····	90
(三) 灵 禽·····	98
(四) 神虫、水族神及两栖软体神物·····	104

三 萨满教的灵界	107
(一) 魂 灵	107
生魂(108) 游魂(115) 转生魂(124)	
(二) 亡灵(亡魂)	125
亡魂的去处(125) 亡魂的统治者(129) 亡魂与丧葬(133)	
亡魂祭(140)	
(三) 神 灵	146
精灵(146) 祖灵(153) 神灵(神偶)(164)	
四 萨 满	187
(一) 萨满的队伍和分工	187
满—通古斯语族各族人的萨满(188) 蒙古语族各族人的	
萨满(194) 突厥语族各族人的萨满(199)	
(二) 萨满的诞生和继承	200
神灵选中的萨满(201) 世袭相续的萨满(204) 萨满术的	
传习与考验(207)	
(三) 萨满的神格	212
萨满自身的神灵(213) 萨满化身的神物象征——鹰(216)	
白萨满、黑萨满的神性(219)	
(四) 萨满的装束和法具	222
萨满的服饰(222) 萨满的法具(228) 神衣、法具的圣化	
原则(235)	
(五) 萨满的神圣职能	237
脱魂与显灵(237) 祈禳与祭祀(240) 治病与占卜(246)	
(六) 萨满的余生	252
政治上的得失(253) 宗教上的胜负(258) 文化上的再生(270)	
结语：被压迫生灵的最后叹息	283
后 记	285

一 萨满教的大自然界

唯有自然界的变易，才使人变得不安定、变得谦卑、变得虔敬。

——费尔巴哈

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

——费尔巴哈

（一）天和地

1. 天地多层

萨满教对宇宙天地的构思是分层的，这和原始人仰望苍穹日月，俯视河谷大地，人和其他动物生活在中间的体验相一致。满族萨满传人傅英仁讲的萨满神话中有一则《天神创世·天和地》表述了以下的内容：

*相传，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的地方叫地上国，神住的地方叫天上国，魔鬼住的地方在地下，叫